

# 寨南沟游记

□ 文/图 程建军



吕梁故事

当星空民宿屋檐下的宣纸被晨露浸出浅痕时，岚溪谷的雾气又漫了上来。

想起昨夜翻《说文解字》，见“岚”字注“山雾也”，方知许慎笔下的“岚”原是这般模样——不是城里笼着高楼灰霾，而是会顺着溪谷游走的活物。又如《广韵》所言“岚，风夹雨也”，寨南沟昨夜的雨丝裹在雾里，竟也真有几分“风夹雨”的缠绵雅致。

此刻，  
岚县寨南沟

往川里奔，只在山坳里绕来绕去，此刻溪面上的雾，真像谁把纱巾铺在水上，被水流推着缓缓走，风过时掀起一角，露出水底卵石上的青苔，倒像是纱巾上绣的绿纹——应了《释名》“溪，溪也，言相推排也”的意趣，水流推着卵石，卵石撞着青苔，倒像是和雾里的山影互相推搡着玩。

阳光透过层叠的树叶，在步道上织就斑驳的光影，引领着人们的脚步走向那片充满活力的天地。无动力儿童乐园里，木质滑梯被晒得暖洋洋的，孩子们像刚出笼的小鸟，雀跃着爬上阶梯，再“嗖”的一声滑入青草茵茵的地面，扬起的发丝间混着清脆的笑。不远处平衡木阵更像一场小小的冒险，孩子们张开双臂保持平衡，脚下的木板随着轻重微微摇晃，偶尔有人翘起扶着同伴，相视一笑后又继续往前，那份专注里藏着对世界最纯粹的探索欲。

转过一片缀满紫花的灌木丛，水上乐园的清凉气息便漫了过来。蓝白相间的泳池里，水花随着孩子们的追逐四处飞溅，有的小家伙攥着彩色浮板学划水，有的蹲在池边用手拍打出一圈圈涟漪，倒映在水里的云朵也跟着轻轻晃动。沙池区里则是另一番热闹，小铲子与塑料桶碰撞出细碎声响，孩子们埋头堆砌着城堡，沙粒从指缝漏下，在阳光下闪烁如碎金，偶尔有家长蹲下身，和孩子一起把贝壳嵌在“城墙”上，指尖的温度混着细沙的温热，成了最温柔的触感。

休闲吧台的遮阳篷下，藤编座椅里散落着慵懒的身影。有人捧着冰镇果汁，目光追着泳池里的孩子，嘴角噙着化不开的笑意；有人轻声聊着天，话语被风揉碎了，混着远处的嬉闹声飘向天际。午后的阳光穿过篷布的缝隙，在地面投下细碎的光斑，一只蝴蝶停在吧台的花盆上，翅膀扇动的频率，竟与不远处孩童银铃般的笑声奇妙地合拍。风拂过水面，带起一阵微凉，将这满溢的喜悦轻轻摇晃，酿成一幅幅流动的画，每一笔都晕染着亲子间最绵长的温情。

游客服务中心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，像一块被溪流打磨过的玉石，稳稳地嵌在景区中央。入口处的木质前台旁，绿萝顺着藤架垂落，叶片上的露珠折射着来往人影——有人踮脚查看景区导览图，指尖划过标注着步道的线条；有人在团建登记处签字，笔尖与纸张相触的轻响里，藏着对集体出行的期待。大厅一侧的休息区，布艺沙发铺着浅绿的坐垫，几个背包客靠在那里整理行囊，桌上的免费饮水机不断吐出细密的水汽，混着空气中淡淡的香樟味，成了旅途里最妥帖的慰藉。若恰逢团队在此集结，便会有工作人员推着茶水车穿梭其间，青瓷茶杯碰撞的脆响与轻快的讲解声交织，连空气都染上几分热络的暖意。

循着隐约的施工声往山坡深处走，“摇摆的土豆”酒吧的轮廓已渐显雏形。原木搭建的框架裹着一层新鲜的木纹，几名工人正往屋顶铺盖茅草，风过时，草叶簌簌作响，仿佛提前哼起了民谣。不远处的5座民宿则像被时光悄悄藏起来的珍宝，灰瓦木墙嵌在浓密的绿意里，窗台上摆着陶罐栽的绣球，花瓣上还沾着晨露。偶有山风穿过民宿的廊回，掀起帘一角，能瞥见屋内藤椅上搭着的棉麻靠垫，那份静美，恰与酒吧未来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呼应——仿佛一杯加了冰的果酒，晃动的气泡是人间烟火，杯壁的微凉是山野清寂。

再往上走，5座太空舱像降落人间的星子，银白的舱体在绿树间闪着微光。舱门旁的太阳能板正随着日照微微转动，仿佛在与天空悄悄对话。待到暮色漫上山坡，舱内的暖光便一盏盏亮起，透过舷窗望去，像夜空不慎遗落的萤火虫。躺进舱内的悬浮床，透过全景天窗仰望，银河便在头顶缓缓铺开，星子的光芒仿佛触手可及，连呼吸都变得轻缓。偶尔有流星划过，舱外的虫鸣会短暂停歇，仿佛整个山林都在屏息倾听这份浪漫，而枕着星光的旅人，早已在梦里与星辰撞了个满怀。

山风穿过酒吧的脚手架，掠过民宿的瓦檐，最后轻轻拂过太空舱的舷窗，把这一动一静、一闹一谧的景致串成线。待到酒吧的霓虹灯亮起，与民宿的烛光、太空舱的星光交相辉映，整座山坡便成了一首流动的诗，每一个字符都写着：在这里，人间烟火与宇宙浪漫，本该如此相近。

日头爬到头顶时，雾气渐渐散了。岚溪的水忽然变得透亮起来，能看见水底的卵石覆着青苔，像铺了层绿茸茸的宣纸。有小鱼从石缝里游出来，尾鳍扫过卵石，竟像笔尖划过纸面，留下转瞬即逝的墨痕。这才想起昨夜写废的那些纸，原是

把心思锁得太紧了。《水经注》说：“溪水甚清，漏石分沙”，此刻看细沙顺着水流分合，忽然懂了：寨南沟的字，本该该写在水面上，写在云影里，写在风过芦苇的沙沙声里。所谓“岚溪”，原是山与水的私语，雾是山的呼吸，溪是水的絮叨，缠缠绵绵，便成了寨南沟的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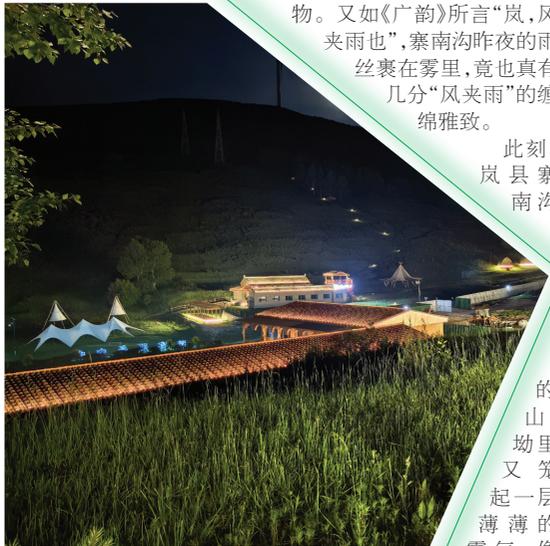
往回走时，衣襟沾满了青草的香味。山边的青草经了雨，翠得能滴出汁来，篱角的黄花却偏要争艳，几只粉蝶在石径上飞飞停停，翅尖沾着草屑，把“青草山边翠，黄花枝上鲜”的景致演活了。忽有莺啼从柳梢跌下来，燕子掠水而过，“处处莺飞燕语”混着溪水声，让人恍惚是“人在水云间”。风过处，杨柳枝条在栅栏上扫出沙沙响，像谁在耳边低语，这便是“风去柔情绕”么？檐角又滴下几滴雨来，打在阶前水洼里，漾开的涟漪竟和去年梦里的一模一样——原来“雨来旧梦牵”，“牵”的从不是雨，是雨里并肩看过的山。

此刻，雾又悄悄地漫了上来，这次竟仿佛还带着槐花的香味儿。石碑上的“岚溪”二字重新被雾裹住，倒像是被山水藏进了怀里。忽然想起昨夜未写完的句子，此刻倒有了着落：不必引经据典说什么岚，什么是溪，只看这寨南沟的雾如何恋着水，水如何绕着山，便知“岚溪”二字，原是天地写的诗，落在石上是碑，流在谷里是溪，飘在风里，便是让远方人牵念的乡愁。

暮色来时，雾又浓了，把整个寨南沟都浸成了淡墨色。我在案头写下“寨南沟游记”五个字，笔锋落处，竟像有岚溪的水汽从纸里渗出来。窗外的牛铃响了，混着溪水流的

淌的声息，倒像是在为这篇游记添个注脚。注脚里不必有考据，只消说：此地有山，山有雾；此地有水，水成溪，雾与溪缠成的结，这便是寨南沟，这便是比任何典籍都鲜活湿润的“岚溪”啊。

月升起来时，雾又淡了不少，寨南沟便完全完全沉浸在满世界的银辉里。对岸的杨柳被月光描出淡影，小牛犊已卧在草堆里打盹，鼻息间的白气混着草木香在风里荡。这月落寨南沟的光景，原是藏着最浓的“诗情画意”。我摸出昨夜未写完的笺纸，却不想动笔了——这山水里的诗，在蝶翅上，在莺声里，在溪谷的波光里，早把思念种进了每寸土地。



寨南沟夜色



太空舱

碑是旧物，边缘已被溪水浸得发乌，“岚”字的捺脚处漫漶不清，倒像我昨夜临帖时迟疑的笔锋。忽闻莺啼从雾里冒冒失失地钻出来，《诗经》里“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的句子忽然有了形质，那声音穿过雾霭，撞在溪水上，碎成一圈圈涟漪，倒比纸上的墨迹更见情致。

转过山嘴时，忽闻牛铃叮当。几头黄牛静卧在浅滩里，尾巴甩得悠闲，把水面的云影搅成碎银。放牛的老汉坐在青石上惬意地抽着旱烟，烟袋锅里的火星明灭，见我痴痴地望着溪面出神，便指了指对岸的崖壁：“老辈人说，那石头缝里还有灵芝草呢，是咱岚溪的活水养出来的呢！”他说这岚溪从冰冷沟发源，因着早上总有雾缠在水面，就像未出阁女儿的纱巾。这说法倒比《尔雅》“水注川曰溪”更贴心。也是啊，寨南沟的溪水偏不

的山坳里又笼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像谁把刚研的墨轻轻泼在了岚溪谷的褶皱里。我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往深处走，惊起几只蜻蜓，翅尖扫过水面，搅碎了落在小水坑里的饮马池山的倒影——方才还在云里藏着的峰峦，此刻竟浸在溪水里，随波晃出几分慵懒，倒像是这方山水枕着溪流打了个盹。石缝里钻出几茎野菊，花瓣上凝着雨珠，倒比案头的宣纸更懂得藏情。此刻才懂，原是说这“岚”会顺着溪水淌，会攀着藤蔓绕，会顺着山风跑，哪里是笔墨能框得住的？

踏着露水往溪谷去，石径边的青草沾了雾，翠得能拧出汁来，黄花却在雾里透出鲜亮，蝶翅扫过花瓣时，竟惊起一串露水珠，落在刻就“岚溪”二字的石碑上。



房车营地



寨南沟营地核心大院



寨南沟俯瞰